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漸立之說

眾人徇私而自蔽則雖父子猶有豺狼焉兄弟猶有參商焉聖人深探本源萬物一體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附錄

智識日進聞見日廣尤以務實爲己爲本由是師友交稱之

家學科舉以敦行終其身

黃勉齋祭立之曰昔我兄弟與君父子俱以諸生握趨
林李偉哉大儒倡道武彝悉屏舊習翻然從之空谷春
融虛室夜靜有善相勉有過相警四十餘年豈無他人
與君兄弟神交意親

^補潘瓜山先生柄

梓材謹案劉後村志黃德遠墓云中年還里聞復
齋陳公宓瓜山潘公柄方興洛學二公師勉齋者
勉齋師文公者德遠遂北面執贄于二公據此則
先生與陳復齋又爲勉齋弟子又案先生與鄭毅
齋性之同師朱子先生知毅齋必貴妻以兄子劉
後村爲毅齋神道碑言公雖勉輔潘雖匹士然世

兩賢之云

雲濂謹案黃勉齋復李貫之書云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又云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閭中則播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剛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

潘謙之說

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
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事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校如仁者之爲也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于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

于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

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王子墊以人之爲士下旣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向則有仁義焉

朱子答曰尙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于所行而方見于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于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

失之矣

二十七章旣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于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于禮儀之末者如此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

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較之實
故言法言未見于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

附錄

劉後村挽潘謙之詩曰復齋之客潘夫子生死相從未
忍分薛守頗曾參道德志完何可久從君魯生邀酒猶
同去龐叟來呼已不聞敢舍一卮眞永訣老無腳力拜

翁墳

補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附錄

公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謁教于朱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歧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旣知程氏之學不異于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于僕耶意者于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于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于彼而致精于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

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

後數年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于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旣而筮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吾子所宜從遊者也

公旣從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陳舍人止

齋問左氏要義止齋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

公初爲論語說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爲懽然

以上真西山誌墓

朱子語類曰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嘗說言有法動有教畫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又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于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于婺源山中坐旣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旣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補縣令滕德章先生琪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五卷提要云不善編輯者名氏初刻于正德辛巳但稱先儒所集再刻于萬曆丙午亦不指作者何人乾隆己未南昌楊雲服重刊程恂序之稱爲朱滕琪編考琪與兄璘俱遊朱子之門朱子銘其父墓稱二子皆有聲州縣間又稱琪廷對甚佳蓋亦新安高第也今觀是書取朱子語錄文集分類編次前集皆論學後集皆論古續集則兼二集所遺而補之每一論必先著其緣起次標其立論之意條分縷析條理秩然

視他家所編經世大訓之類或簡而不詳或繁而少緒者迥乎不同卽不出于拱手要非學有淵源者不辦也存目錄分類標注朱子經濟文衡七十五卷卽萬曆丙午朱吾弼重刊之本也提要徑以爲先生所編矣

補
隱君胡桐柏先生詠

梓材謹案黃勉齋誌周舜弼墓云先生沒學徒解散靳靳守舊聞漫無講習微言不絕如綫獨庸虛間有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量詠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伯量兄弟疑卽西園伯履也

胡伯量問目

某居喪讀禮欲妄意隨所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

之篇目仍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略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庶幾得以維持哀思

朱子答曰有餘力則爲之若力未及卽且先其功夫之急切者乃爲佳耳

某始成服時據三禮圖溫公書儀高氏送終禮參酌爲冠經衰裳腰經絞帶按禮衰麻合用生麻布今之麻布類經灰治雖縷數不甚密然似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之總異不知于禮合別造生布或亦隨俗用常時麻布爲之

朱子答曰此等但熟考註疏卽自見之然喪與其易也寧戚

補 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希遜說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氣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

無所與于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于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細。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而點雖是見處如此。卻無精微縝密功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功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于步趨之實。則其至于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相似。

朱子答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知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理流行未有所

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卽氣
氣卽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是
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有是性而後有是氣必
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生
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之
本真實渾然而無所閒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形
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質